外卖小哥争春光

歌岁月 □郑红

虎年正月初七，节后上班第一天。早晨打开窗户，芜湖人意外惊喜：一场预报年前的大雪，纷纷扬扬下得正欢！这是立春后的首场雪。

早上，我乘着免费的轻轨来到儿子的外卖小店帮忙，因为昨晚又接到一个百单大卖。正如儿子节前的预料，春节里外卖生意特别好。

中午12点，外卖接单语音提示：“您有一笔新的卡餐风险外卖订单，请及时处理！”儿子最爱听的声音。美团下单备注：不要辣，不要辣，不要辣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只要一点孜然味就行！随后，一位年轻的姑娘打电话到店里，说：“我是老顾客了，每次都是红彤彤的一层香辣粉，不要辣！”我接完电话，美团又来订单了，“预定单时间快到了，请抓紧出餐。”我立即做餐，刚把东西放到油锅炸，外卖小哥已经进店取餐。我忙说：“还没好。”外卖小哥立马跨上电动车说：“马上来。”这时，打印机不停地出单子，就跟天上的雪花一样飘起来。我快速地制作，但外卖小哥更快，已经在店门口排队取餐了。

一场春雪，确实给忙碌的人们增添了不便。“越是风大雪大，单子越多。”外卖小哥马鹏说：“下雪，没事，我们习惯了，这些都是小场面。春节期间配送费比平时高，一单能赚五六元。”外卖小哥孙长峰说：“我来自农村，家里有一个大学没毕业的女儿和一个没成家的儿子，不拼不行啊！”

前面两个外卖小哥取餐走了，后面的外卖小哥对我说：“放弃速度相当于放弃收入。”原来外卖小哥的月收入大都靠配送费的提成，按照一笔订单获得5元左右的配送费算，如果一天送30单可赚150元，一个老外卖小哥春节里每天能赚1000多元。一般近程单的量大，配送费通常在5元之内，但是时间紧，2公里内必须半小时内完成配送。“从到达餐厅、等餐、取餐再到最终送达，这个时间太紧张了。”外卖小哥们边等边跟我聊。远程单虽然量少，但时间充裕，配送费高，通常一单可拿到10元左右。

雪还在下，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“今天缩小了配送范围，鼓励大家就近点餐，这样，拿到手的外卖还是热乎的。”外卖小哥汪太林说。

时间就是金钱，速度就是效益。在外卖小哥们看来，外卖配送的时间都是有形态的。以芜湖市中央城为中心，整个弋江区的商业街、写字楼和小区都是出现外卖小哥接单时间的形态里。

如果说你在温暖的房间里一边看着北京冬奥会的直播比赛，让人充满着白雪般晶莹的遐想，一边吃着外卖小哥顶着雨雪送上门的热腾腾的外卖，这是何等的幸福。那么，在雪夜的灯火中，看到身着黄色美团工作服的外卖小哥在奔跑，这是多么勤劳的小蜜蜂啊！

外卖小哥的时间就是我儿小店的业绩灯光，大家是一个跑道上两辆车子，你追我赶，如虎添翼，抢时间啊。外卖小哥争个人的时间，也是争春天的春光啊。

传承 周文静/摄

妈妈都是好演员

心香一瓣 □杨金坤

“你演妈妈美佳，我演朵朵。”刚看完动画片《萌鸡小队》的外孙女晗晗对她妈妈说。

她妈妈立刻戏精上身，两条胳膊撇向身后并双手微展充当翅膀，双脚外分，走起路来后翘的臀部左右摇摆，不时地用嘴梳理一下身上的羽毛，停住后一只脚向后刨一刨，喊一声：“孩子们！”声音惟妙惟肖。

“妈妈演得太好了！”三岁的晗晗拍手叫好。

妻子笑得合不拢嘴，对我说：“你女儿真是个好演员。”“你难道不也是个好演员吗？”妻子的这句话，让我想起了女儿上大学时的一件事，反问道。

女儿大四时，妻子跳广场舞摔了一跤，右小腿骨折，送到医院后，打了石膏并住院治疗。住院那段时间，妻子怕女儿回来看她耽误学业，女儿和她视频，她拒接。女儿挂掉视频再打电话，她总是让我接。叫我和女儿说，妈妈上街跳舞去了，忘了带手机。等我和女儿说完放下手机，她又躺在病床上默默流泪。

大约一个星期后，女儿打电话无论如何要和她视频。妻子赶紧脱下病号服，让我扶着站在病床边。

“真不凑巧，你张姨住院，我正和你爸探望呢。”妻子说着，故意把手机在病房里来回扫了一圈，然后又把手机转过来，紧紧对着自己的脸和上半身。“妈，您没事吧？”女儿不放心地问。“我怎么会有事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跳舞，身体壮得像头牛。”妻子说着举了举左拳。“好了，不和你视频了，我得和你张姨说会话。”妻子说完关了视频，一屁股坐在床上。“你可真是个好演员！”看着疼得满头大汗的妻子，我心疼地说。

我在部队时，记得老连长曾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妈妈是天下最好的演员，因为她不是用演技而是用爱在表演。”半年前，老连长回家探亲，他73岁的妈妈每天变着花样做他爱吃的饭菜，连着7天不带重样。老连长回部队后，不到一个月，就接到妈妈病逝的电报。在妈妈的葬礼上，老连长才得知，妈妈几个月前就检查出得了肝癌。老连长深深自责，肝癌不是很疼吗？为什么探亲时就没有察觉妈妈有一丁点痛苦的表情，一直笑吟吟地看着自己吃饭、睡觉？后来，老连长想通了，不是自己粗心，而是妈妈演得好，在用生命表演。

无论是年轻的妈妈、中年的妈妈还是老年的妈妈，她们都是好演员，时刻明白自己是个妈妈，有着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坚强。因为心中充满爱，她们总是能在儿女面前，用爱演好自己的角色。

忘了我是谁

花开花落 □王奕君

“人生本就是一连串的告别与再见，但对失智病人与家属，这条告别之路，特别漫长。”这是身为女儿，在与父亲的最后陪伴中，发出的沉重而心酸的心灵独白。

台湾作家蔡怡女士，留学并定居美国16年后，返回台湾，她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。

蔡怡是个好女儿，但也免不了犯些“无知”的错。在父亲失智之初，她给父亲戴上了防走失的“爱心手链”。后来，手链让父亲弄没了。她这才明白，父亲用几个月的时间脱掉那羞辱他的标签，原来父亲只是记忆性缺损，他和其他正常人一样拥有一切该有的，包括他的自尊。

遗忘与记忆，在失智父亲的情感世界里纠结缠绕。他忘记了亲人的离世，却还记得亲情，所以一再追问：“你妈妈去哪儿了？”他焦急地打点行装想要“回家”，却忘记了地址，沮丧而归，伤心地呜咽。他虽已不认得女儿，却没有忘记感恩，所以在女儿照顾他洗澡、换纸尿裤之后，满脸笑容地说：“小姐，谢谢你！”

没有亲历过的人，不会懂得那样的陪伴和照顾是怎样的消磨，又是怎样的苦楚。蔡怡亲身感受到一个失智老人如纯真孩童般的可爱。父亲在夜深时走到女儿房门口，大声宣布：“天亮了，我要吃东西。”女儿便挽着他的手臂走进厨房，给他冲牛奶，再掀开窗帘，告诉他：“天还没亮，还是半夜呢。”父亲在医院等待叫号，他一遍一遍地询问，女儿拿出饼干给他解闷儿。父亲嚼着饼干，告诉女儿，他的假牙是用真牙做的，非常结实好用。饼干吃完了，“他立即像个坏掉的留声机，不停地反复，而我在他身上找不到开关”。

在蔡怡的心里，父亲虽然失智，但他“绝不只是一具空壳，而是个依然有温度、有热度、有灵魂的亲人，他只不过是灵魂有些缩水罢了。”有一次，她父亲把电视上的红烧黄鱼错当成自家饭菜，痴痴地等，却把自家的餐桌误以为是别人家的，坚决不肯动筷子，他宣称：“我再饿，也不能吃别人家的饭。”还转头教训女儿：“你也要有点骨气，不能吃别人家的饭。”

蔡怡不知道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智力、多少记忆，可她却清楚地感受到，父亲的爱，从来都没有缺失过。

给母亲办完丧事后，所有的亲人都离去了，他们似乎完全淡忘了失智的老父亲。蔡怡心痛不已，病倒了。恍惚中，有一个影子陪在她身边，并用一只大手放在她滚烫的额头上，那是失智的父亲！

另外一次，父亲看见他已不认识的女婿画的印度美女素描，便悄悄提醒女儿：“他在画他外面的女人呢。”“我心中有条线被用力扯了好几下，一阵翻搅：父亲失智如此，还是用他所剩不多的智慧，关心保护我……”还有什么比这渗入骨髓、融入血液的父爱，更能打动人心？蔡怡紧紧握住父亲温暖的大手，凝视父亲的双眸，想抓住父亲渐行渐远的灵魂，“爸爸，您什么都可忘了，只请记住，永远记住，我——爱——你。”

朋友的膨化

青萍絮语 □陈思炳

何谓朋友？古人云“同门为朋，同志为友”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为“彼此有交情的人”。

古人有廉颇与蔺相如、伯牙与钟子期、管仲与鲍叔牙之交，皆称朋友的典范。马克思与恩格斯之交，更是革命导师交友的楷模。

现代人对朋友似乎没有耐心去追寻了。于是，喝过一次酒、打过一场牌、通过一回电话、某会上头回见面的人，都称之为“朋友”。这种“朋友”的“膨化”，恐怕还是人们急功近利的情结所致。

时人常说“在家靠父母，出门靠朋友”“多个朋友多条路”“朋友多了路好走”，都突出了朋友的功利性。当世人都把朋友当成“靠头”、当成“路”来看待时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了真正的朋友。

事业上和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朋友。交朋友必须用“真诚”做纽带，用“宽容”做桥梁，用“付出”为代价。而现在有些人交“朋友”，以“利用”为纽带，靠“金钱”做桥梁，用“索取”为代价。于是，便有了交“官友”，信奉“跑部”前进的升官之道，常跑组织人事部门，结交管官的人为友；交“款友”，有的人“孔方兄”至上，见钱眼开，见利忘义，攀“大款”，交“大佬”；交“圈友”，有些人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形成势力圈，结成关系网，这些“圈”中之人不讲原则，不讲道德，纵容包庇，沆瀣一气；交“色友”，有的人贪恋女色，玩弄女性，搞权色交易。有道是“以利交友，利尽则散；以势交友，势倾则退；以色交友，色退情绝”。正如有的贪官在狱中悔恨道：“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都是被我那些朋友害得呀！”

朋友，本是个暖心的字眼。真正的朋友，是你在愁风苦雨中行走时飘过来的一把伞，是你在暗夜哭泣时递过来的一方绢，是你面临滔滔大河无法渡过时划过来的一叶舟，是你在人生之路攀登中遇到绝壁时送过来的一架梯，是让你的歌声达到最佳音响效果的那位不知名的调音师，是你差点被挤下黑夜的台阶时扶你一把却不知是谁的那个人，是你有了错误不顾情面指你鼻子的那个人。

朋友不可多得，多则滥矣！而朋友膨化的结果，使“朋友”趋向了功利化，亵渎了朋友的内涵。生活中的膨化食品，因添加了不少调味剂，吃多了会损伤人的身体。而膨化的“朋友”，也因添加了居心叵测之人不少私货，交多了也会损伤人的心灵。尤其那些位尊权贵者，当听到这类“朋友”的悦耳称呼时，要警惕啊！

火桶里的温暖

七彩时光 □舒敬东

在皖南山区，特别是在黟县这个偏僻的小天地里，寒冬腊月，天寒地冻，人局促在天井洞开的古宅老屋里，室内若是没有火桶暖身，简直是不敢想象。好在这里的人家，不论是富庶还是贫寒，家家都有着温暖人生的火桶，区别仅是火桶多寡、炭质优劣而已。

我家人口众多，可火桶却只有一个。年少时，我倒是很少见到兄长下火桶，不知是年轻人火气旺，还是他们懂得谦让，基本都是我、小妹和母亲三人围坐一火桶：我和小妹贴着八仙桌做着作业，母亲则拿件衣物在一旁缝缝补补。灯光下，大厅里寂静无声。渐渐地，母亲和小妹都相继上了床。我便调整好身姿，盘腿落座了下去。

作业，当然是早已完成；手中之笔也已然换成了闲书一卷：或《十月》，或《收获》……父亲从不干涉我翻阅他订阅的杂志。母亲虽说大字不识一个，见我读书就很欣喜。

在寂静的大厅里，暖暖的火桶中，父亲订阅的图书，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。

逢年过节，母亲偶尔还会用火桶烤蹄膀让我们享受。先是将旺旺的炭火盛进火盆，然后撒上一层热热的炉灰，浅浅地盖住炭焰，再将火盆放进火桶；这之后，便将洗净的蹄膀放进大小合适的钢精锅，连带着将发过水的干香菇、酱油、料酒、盐巴等一并拾掇匀整，再合上锅盖，放在火盆上方的铁丝栅的正中央。最后母亲将竹编的圆匾反扣在火桶上，不让一丝热气逸出。

每隔一两个时辰，母亲便要过来检查一下炭火。这炭火旺了，易焦底；炭火小了，则不易烂。不过，母亲总能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熟烂之后，蹄膀通体焦黄，入口即化，食后唇留余香。只是母亲去世之后，我就再没吃过这样的烤蹄膀了。

正月里亲友上门，请君入“桶”，便又成了当时乡人待客的礼数。

工作以后，我还曾拜托木工师傅在修理课桌凳的间隙，用废弃的课桌帮我钉了个简易的方火桶。从此，早上头一件事，便是去食堂打瓶开水，顺便弄些炭火放在火盆里，随后便将盛着头天晚上的残羹冷炙的洋瓷缸放在火桶木栅上，盖上一件旧衣物，便进教室授课去了。

那时，我就职的学校只供应开水与米饭，不管菜蔬；但自从我有了火桶焐着，虽说是头晚的残羹，却也是热气腾腾，食之，爽口怡然。

在这期间，学校的老主任还曾跟我提起，说他每天早早起来，要置两个火桶，两个女儿，一人一个。老主任解释说，置两个火桶，忙是忙点，但女儿读书的效果好了，不会相互影响。

这两个女儿长大之后，是否还记得这两个火桶？但30多年过去了，我还能想象老主任晨间的辛苦。

成家后，我便搬去县城。临行之际，父母还给了个“猪腰火桶”——火桶状如猪腰，承力的木栅用钢筋穿成“井”字，牢固异常。晚上，小女便坐在热烘烘的火桶里做作业；做好了，便躺下去，一如我当年。妻子若是不上夜班，便也坐在当中织毛线。

可自从家里有了电火桶与空调之后，这“猪腰火桶”就静静地呆在一隅。妻子说，反正也用不着了，不如处理了吧？我听了，半天未吱声：是的，是用不着了，但我依然是不舍。

家春秋

职工 韦开龙（中国书协会员）

王国红/摄

党政办：69115928 人力资源部：69115923 新闻中心：69115931 69115932 69115935 出版部：69115970 网络部：69115969 副刊部：69115966 69115967 经济通联部：69115975
社址：合肥市蜀山区淠河路20号 邮政编码：230031 全国各地邮局（所）发行 零售价：0.90元 印刷：合肥报业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河南路与兰州路交口